

征程如画

一座丰碑

“百姓谁不爱高官？把泪焦桐成雨”。

近日,认真研读《求是》杂志重新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《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》,重温词作《念奴娇·追思焦裕禄》,不由得心神激荡。岁月更迭,焦裕禄精神早已跳出文本叙事,成为砥砺初心、淬炼担当的宝贵精神财富,指引着无数人坚守为民本心、勇担时代重任、矢志奔赴山河。

世间英雄模样千万种,最动人的的是把自己完全融入脚下这片土地,以血肉之躯扛起一方民生。焦裕禄将生命最后的400多个日夜,全然付与兰考、付与人民。当年这片被盐碱禁锢、被黄沙啃噬、被贫瘠困困的土地,因他一腔赤诚的为民初心,挣脱荒芜,蓄积生机,从此有了温暖的底色与向上的力量。作为雕塑家,铸一尊铜像,定格赤子风骨,留住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滚烫凝望,成为我的庄严使命。

10年前,怀着对焦裕禄的深切敬仰,我三度奔赴兰考。纪念馆里的泛黄手稿,与仅有一张的工作照片,时时叩击我的内心。他的日记字字滚烫:直面漫天风沙,立下誓言要“拼上老命大干一场”;纵使病痛日夜纠缠,仍落笔寄愿“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”;更有一句赤诚告白——“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”。纸页间没有豪言壮语,只有踏遍荒丘的实干、牵挂百姓的悲悯。身为党和国家悉心培育的文艺工作者,我站在焦裕禄留存的文字与影像前,如同在与这位前辈隔空对话,心中满是震撼与共情。这份于困顿苦难中扎根、于朴素平凡中淬炼升华的人格力量,沉静而磅礴,成为我塑造焦裕禄雕像(见右上图)的精神内核。

塑形先塑骨,塑骨更塑魂。唯有凝铸人物的精神气韵和风骨,方能让作品穿越岁月风

铸一尊铜像,永怀焦裕禄

吴为山



尘,恒久叩击人心。为契合焦裕禄的生命底色,我让雕像形体与兰考大地的沙丘肌理浑然同构,呼应他“生也沙丘,死也沙丘”的坚守,让人物、故土、初心与担当相融共生,化为最深沉的精神默契。

整尊塑像凛然坚毅,干练硬朗的轮廓线、清瘦峭拔的筋骨点,藏着 he常年奔走沙丘、踏遍乡野的风尘劳碌,更蕴含着 he强忍肝病剧痛、直面风沙、迎难而上的坚韧无畏。笃定沉稳的风骨,诠释了一位初心未改的好党员、好干部的无私奉献精神。

在刻画他的双目时,我想要融两层深意于

读画

走进瓯香馆,读懂恽南田

蒋璇

盛夏蝉鸣,此时读画,最宜南田。恽南田的《瓯香馆写生图册》中,有一开“卷丹”(见下图),花期恰逢盛夏。南田画它,不是偶然,是心有所感。一枝卷丹,宛若旭日初升,不争,却开得最烈。红色不火气,绿叶有清光,整朵花像从纸里长出来的,安静又有生命力。

恽寿平(1633—1690年),号南田,字正叔,武进(今属江苏常州)人。其山水得元人冷幽隽隽之致,又以“南田没骨”享誉盛名,乃“清初六家”之一,创常州画派。其代表作《瓯香馆写生图册》共十开,现存于天津博物馆,是恽南田艺术成熟期的精品,以没骨法分别绘桃花、牡丹、卷丹、枇杷果等花果,并“临杨补之二友图”水墨松梅一开。

“瓯香馆”是恽南田晚年生活和创作的主要居所,位于昔日白云溪畔、今江苏常州意园内,原是清代学者洪亮吉舅父蒋颖若的临溪小筑。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,50岁的恽南田返乡后租住此处,改名“瓯香馆”。“瓯香散人”“白云外史”等雅号,均出自于此。

南田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,历经跌宕起伏却始终坚守气节,正如《瓯香馆写生图册》中描绘的四时花果,追求逸格。他认为“画以简贵为尚”“愈简愈难”,主张“师其意而不师其迹”,还辩证看待“形似”与“不似”的关系,在没骨写生中“以极似求不似”,借形写神。这些理念,不仅指导了他自己的创作实践,也对清代乃至后世绘画产生深远影响。

恽南田的花鸟画彰显了以写生为基础,深研摹写力求活色生香的深厚功力,可谓满纸静气、写生得真,以画寄情。他的没骨画法更是达到入古出新的境界——不用墨线勾勒轮廓,以潇洒秀逸的用笔直接点蘸颜色敷染成画,花叶筋脉向背清晰,明媚雅丽,天趣盎然。

欲读懂这位“写生正派”宗师,不妨翻开《南田画跋》(亦称《瓯香馆画跋》),一窥他多元而深邃的创作心境。如果说《瓯香馆写生图册》是恽南田绘画实践的结晶,那么《南田画跋》便是其艺术思想的系统呈现。这部画论由后人辑录其画作题跋而成,虽非严密的体系化著作,却充满创见,系统阐述了“摄情论”“高逸”等美学思想,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绘画理论。

世人多知恽南田的没骨花卉,却往往忽略了他更为全面的艺术成就。事实上,他“诗、书、画”三者兼工,时称“南田三绝”。可以说,恽南田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“全才”——绘画开宗立派,诗书乃至理论各有建树。恽南田的艺术世界远比“没骨花卉”四字丰富得多。他以造化为师,以写生为法,以摄情为魂,以逸格为境,在清初画坛摹古之风盛行的时代,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
“笔墨本无情,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。作画在摄情,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。”瓯香馆,承载的不仅是一段美术史,更是一颗“游于象外”超脱而又真诚的心灵。

(作者为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)

▲扫描二维码,观看相关视频。



用徐家溪曾治
溪石易之趣
洗脱刻畫之迹
不復持矩矱于
摹古之理
南田晚景
章



指尖上的高原美学

龚仕建

十几年前,走进青海河湟谷地的阡陌深处,推开一扇寻常院门,时常能看见这样的景象:阳光斜斜洒进老屋,一位阿妈坐在窗下,手里捏着针,低头不语。针起针落间,一朵花、一只鸟、一片云彩便慢慢在布上“活”了过来。这便是青海汉、藏、回、土、蒙古、撒拉6个世居民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花朵——青绣。时光流转,传承千百年的青绣,如今已走出农家院落,亮相直播间、登上国内外各大艺术舞台。这门指尖艺术,何以写就动人的高原美学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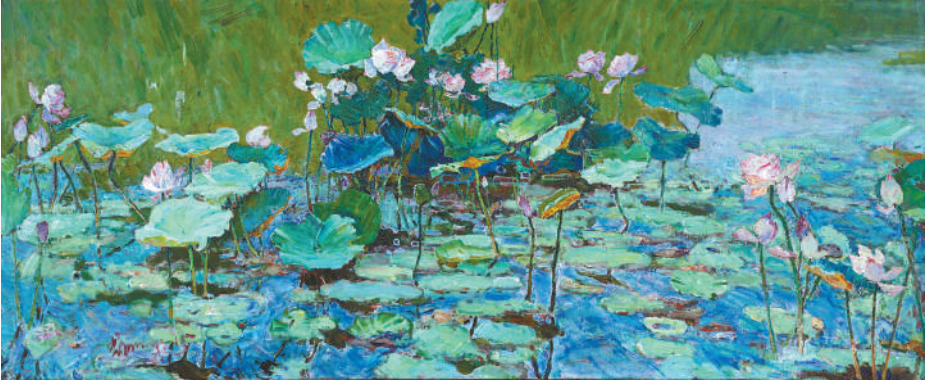
青绣之美,首先来自其独特的美学表达。不同于江南刺绣的素雅婉约,高原的日照与风物赋予青绣热烈而饱满的色彩谱系。红、蓝、绿等浓艳色调被大胆运用,辅以华丽的金线勾勒,既充满高原民族奔放的生命力,又不失细腻温润的雅致。这种色彩上的对比和平衡,正与河湟谷地雄浑秀美的风光气韵一脉相承。在纹样上,青绣呈现出浓郁的乡土风情,巍峨雪山、成群牛羊、珍稀雪豹等具象风物与传统图案、民俗图腾交织叠印,既是对自然的摹写,又是精神的象征,展现了高原儿女的心灵世界。

丰富而严谨的针法体系,赋予青绣意蕴万千的艺术风貌。平绣、锁绣、盘绣……数十种古老针法代代相传,每一针都讲究线迹细密流畅、针脚工整精准。其中,土族盘绣的“一针两线”技法尤为独特,绣面厚实华丽,呈现出类似浅浮雕的肌理质感;湟中堆绣通过层层堆叠,营造出立体感极强的画面效果;贵南藏绣色彩浓艳,绣法质朴,多表现宗教题材;湟源皮绣以牛羊皮为底材,皮质本身的肌理与丝线形成奇妙反差;撒拉族刺绣针法细腻,擅长花卉图案;蒙古族刺绣针法粗犷匀称,彰显草原民族的豪迈气质。正如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唐仲山所言,这些不同的技法流派与审美取向彼此滋养,最终构成青绣丰厚的艺术底蕴。你可以在一件河湟刺绣的袍子上,同时看到贵南藏绣的色彩、土族盘

艺术

本版邮箱
msfk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
徐红梅 吴艳丽
版式设计
蔡华伟

▶夏日(油画)
郑光旭



近期,中国国家画院举办“时代精神与语言革新”学术研讨会暨邀请展,聚焦当代花鸟画创作,通过展研结合,重新思考花鸟画的当代价值和创新路径。这是继2024年聚焦山水画、2025年聚焦人物画之后,该系列再一次深入中国画内部进行学术自省。

作为中国画三大画科之一,花鸟画有着独特价值:注重生命观照与人格投射。历代花鸟画家观物取象、借物抒情,以花木禽鸟、草虫鱼介感悟天地生机,寄托文人情志,表达人对与自然关系的理解,笔墨间始终贯穿着时代的精神气象。由此可见,花鸟画和山水画、人物画一样,都是赓续中华文脉、书写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。如何让花鸟画焕发时代新韵,成为当前创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。

从近些年举办的相关展览来看,不少创作者在尝试新的探索。有的画家寻求题材突破,从绿化盆栽、蔬菜瓜果到珍稀鸟兽、林间草木,各类题材不一而足。有的画家吸收平

让花鸟画焕发时代新韵

任军伟

大尺幅作品气势有余而气韵不足……这些现象反映出花鸟画创作者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——心性修养、学问见识、书法功底薄弱,且易受展厅效应影响,把精力过多放在构图造型设计上,不仅立意较难出新,还忽视了笔墨锤炼,难以支撑作品的格调与意境。

“以古人之规矩,开自己之生面”,是当代花鸟画创新之路径。守古人之规矩,即坚守花鸟画创作之规律、笔墨之精神;开自己之生面,则建立在深入生活、回应时代基础之上。花鸟画的魅力在于托物言志的创造精神与借物抒情的感知方式。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言,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

艺术论坛

笔

人工智能时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变与不变

吴琼

当前,AI(人工智能)已广泛介入艺术设计和创作,深刻改变了文字、图像、视频等内容的生产流程和方法,并对传统的艺术设计主体的定义、艺术设计评判的标准带来巨大冲击。在人智协同的创作中,AI的产出不完全是人类意图的延伸,展现出自主适应、“涌现创造”等特征,这使艺术设计教育领域知识获取、技能培养和认知塑造的模式发生转变:知识传授的价值大幅下降,技能效率不再关键,认知方式从线性积累转向迭代对话。与此同时,教育的组织方式——教学的内容、形式、方法,师生关系和产学研关系等,也发生重大变革。艺术设计教育必须重新思考“为什么”、“教什么”和“怎么教”等问题。

近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的清华艺术公开课,便聚焦“AI与绘画”主题,共同探讨AI时代艺术与科学融合的新路径,回应AI快速发展背景下艺术设计教育领域的重要关切,引发学术界、教育界及社会的关注。我们所讨论的变革,更多针对的是那种被窄化和僵化了的艺术设计教育。在这类教育中,技艺训练被视为教学的重心,艺术与人文的追求被置于边缘。AI的冲击使这种教育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:当技术发展到了可以替代大量技能性工作时,仅能熟练掌握技法的人才便失去了竞争力。因此,变革不是对艺术设计教育本身的否定,而是对异化了的、工具化了的教育形态的纠偏与重建。

在AI快速发展的浪潮中,艺术设计直面“具身认知”与“机器生成”的冲突——当身体经验被算法模拟,当直觉判断被数据左右,人的主体性与不可替代性究竟何在?这一追问,使“人何以为人”这一根本问题在艺术设计教育变革中愈发凸显。艺术设计以探索性、创造性和批判性实践为主要特质,AI的引入促生了复杂的创作主体和作品形态——“艺术家/设计师+AI模型+数据集+算法系统”。新的艺术设计语言特征、评价维度与伦理规范亟待体系化建构,包括问题意识的清晰度、艺术表达的独特性、文化挖掘的深度、人机分工的合理性、人本立场的坚守等。需要注意的是,AI带来的变化并非是某种应用层面的增补,而是触及艺术设计教育“操作系统”的根本性重塑,亟待系统性的理论梳理与实践回应。

教育的对象始终是人。表现主义画家蒙克曾说:“照相机终究不及画笔和颜料”——它无法展现天堂或地狱。”今天,这一判断依然深刻:技术可以模拟形式,却难以赋予灵魂。在AI浪潮中,智者既要拥抱技术带来的可能性,又要守护那些使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根本价值。艺术设计教育的使命,便是培养能够驾驭技术、超越技术、以艺术之光照亮时代的创作者——不是技术的附庸,而是技术的主人;不是形式的复制者,而是意义的创造者。面对AI带来的挑战,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坚持艺术与科学融合,标定“眼高手高”的育人坐标。我们坚信,“艺科融合”不是互相补短板,而是建立在彼此深度理解的基础之上,以思维、方法和能力互补为前提的共研共创,要坚持文化精神与审美的涵养,坚持心、脑、手、眼合一的训练。当数字生成日益泛滥,真实的材料触感、身体动作与现场经验反而愈发珍贵——造型、材料与工艺培养的是对比例、结构、光影、空间、节奏的直觉判断;田野调查与社会研究培养的则是对现实的深刻洞察,对问题的敏锐把握,对人的真切共情。凡此种种,并非单纯的技能训练,而是具身化的认知过程。无论技术如何演进,以人为本的教育内核不会更易,而共情力与审美判断力,正是守护这一内核的根本支撑。

艺术语言的丰富、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复杂,教学范式的转型、评价标准的更新,这些都是技术驱动下的必然之变;而艺术的核心始终是对真善美的追求,是对人类情感与经验的深刻表达,是对生命意义的持续追问。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——塑造具有审美力、创造力和人文精神的完整的人,以及对艺术本质的坚守,则是必须锚定的不变。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,艺术设计教育唯有主动应对、体系化布局,方能开辟出灿烂的、通向未来的发展路径。

(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)